

微燈

張慧劍著



848
306

上海

微燈目錄

微燈目錄

弟兄

遙望

伍光建先生

微燈

挹江門

慶園

「奴子」

螢

道旁兒

天安門

湖上

芹菜
衰年
雨中行
安藤的家
傷逝
穉子
北平的樹
馬思河的哀怨
歐戰與兒童感情
威廉皇帝
出蜀十記
桂林旅居雜筆

弟 兄

白金鼎君穿了航空學校學生的制服，戴了寬邊的大帽，跑來看我，（那時我已準備離開重慶了，）他是剛從昆明來的，三天以內，就要轉到成都去。四五年沒有見面，他那發黑的尖瘦的臉，更像極了他的哥哥白拯亞君，我問他：

「那一天到的？」

「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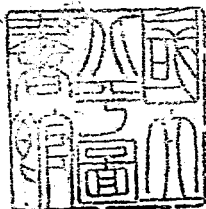
「路上很辛苦麼？」

「還好。」

在學校裏學的是什麼？」

「偵察和攻擊。」

那青年的發亮的脖子，流溢着一種機變而和悅的光彩。我們彼此間的友誼，是建立在一個共同的象徵上，就是他的哥哥白拯亞君。我們一看見他便像見到了拯亞君，他也同樣的因我而回溫着他的兄弟之愛，以一種親切的敬愛之意加之我了。



拯亞君呢？却死去了九年了！一二八的許多「無名死者」之一的白拯亞君，那時正在上海四川路郵政局裏工作，從南京郵政局調去還不到一年。他的死，是屬於所謂「失蹤類」的，關於他失蹤的經過，他的同事間有幾種不同的傳說。一、二八前一天，北四川路一帶入於非常混亂的狀態，拯亞君已經逃出來了，有人見他在法租弄了一管手槍再到虹口去，以後就不知道他的消息了。另外一個傳說，拯亞君是在海甯路宿舍裏被敵人的便衣隊綁走的。總之不論依據那一種說法，拯亞君是慷慨不屈地死在敵人的手中是無可疑的。在一二八前後的兩三日裏，幾千百個具有健鬥性格的中國青年，像拯亞君那樣無聲無臭的死掉，死了而留下一個渾然的謎，使家屬們一直徬徨着無法判定他的死亡，在當時，實是悲劇中的悲劇。

拯亞君的父親聽信了一個最幼稚的傳說，說拯亞君並未被殺害，只是被綁刳到東北去，同時擁護這怪傳說的，還有些江湖相士之類。拯亞君的夫人，在一二八戰事結束後一年的光景才正式替拯亞君帶孝，而拯亞君的老父，過了九年的訪查絕望的日子，還在做着拯亞君不死的回歸之夢。

拯亞君遇害時，金鼎還是一個小孩子，大家希望他趕快地成長起來，好繼承拯亞君的一切責任。當時的直覺是覺得他太幼小了，去可以担荷拯亞君未了責任

的成熟期是太遙遠了，不料過了九年，這幼芽已怒放爲民族的新花，他已經能夠挺起那樣健壯的巨軀站在我面前歡歡喜喜響響亮亮地說着：

「我學的是偵察和攻擊。」

拯亞君有弟了，拯亞君沒有流盡的熱血在金鼎君身上發現了，拯亞君對於那包括殺害自己的民族大仇，假使還有什麼報復的遺念的話，金鼎是毫不躊躇毫無推託的把它担負責起來了。

中國的許多進步的青年裏面有了金鼎君，拯亞君死了還有什麼遺憾呢？我們匆匆握手道別時候，我很想說一句：「時時刻刻記着拯亞君吧！」

終於爲了避免刺起金鼎君的感傷，忍耐住沒有說，金鼎好像也領會到了我的意思，他握手時微微使力，感情激動的發紅的臉上溢起了一陣濃濃的笑容，好像在說：

「記着，記着，永遠記着，請放心！」

遙望

一種動盪在水面的喧聲，從那帆布的船幕外撲進來，午睡中的我朦朧地知道海南島到了，但不願再知道什麼，翻一個身又睡了。海程中的疲乏，是不像在大陸上所感覺到的，好像這是一種沒有更大的交換價值的寶貴的東西，當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排除這疲乏的機會的時候，我們還是不願意放棄他。真的，睡在大海上面，那種溫柔的快感，正是重複着我們嬰兒時代的搖籃生活，海和母親一樣的擁抱着我，我們都是被誰在寵愛着的幸福的渺小者呀！

睡到了一定的時候，這朦朧漸漸明亮起來，更高的聲音洋溢在那室外緊張的氣幕上：瓊州海關的人來了。水面的喧聲好像被鎮懾着地低沉下去了，拙而傲然的乾硬的皮鞋聲，響在那釘滿鐵條的甲板上。

是一個拳頭撞門的聲音，我潛意識地爬起來，拔去門，高大的全身制服的海關稽查員，不客氣地走進來了。掀開了我的箱子，大約繼續了一分鐘的騷亂，他空着兩隻手出去了。我仍以睡衣裹着半體，斜倚在床上注視他，以靜默對抗着這個不友好的訪問，以一種諷刺的眼光壓迫着他除了公正地執行公務以外不要再起

別的什麼念頭，常識早已整頓過了我的箱子，沒有一個海關稽查員會在我的身上得到五分錢的銀幣的。

其後大概有兩小時，甲板上像一羣蒼蠅一樣地嗡嗡飛着，海關稽查員和許多商人正在配演着一幕一幕的不同的短劇。我已感覺到很大的興味，換了衣服出來了，在這些臨時舞臺上走來走去，看飽了前臺後臺的一切奇妙的景色，而我竟完全忘却了海。

繞着這大船的許多小船，開始回到那近着礁岸的灣子裏去了，那樣痛苦地在晚潮中掙扎，吸住了我的注意。順着這海面看去，我看見那遙遠的陸地上，湧起了一排一排的莊嚴的白色樓閣，「那是海南島呵」！我向着自己嘲笑，「我還沒有細細賞鑒她哩，我竟把這個雄奇的與麗的名島當做火車站旁邊最熟悉的貨房一樣地忽略過去了」！

暮靄已不能使我看得更多了，雖然那白色的影子還是挺立在海之彼端，可是漸漸模糊起來了。落在地平線以下的太陽，留着一點微光，鋪在這明俊的海面上像一條美麗的紅花氈一樣，可是那白色的影子却更暗淡了，像微凸之石，像倦飛之鷗，像一顆半明不滅的星，晚霧隔離了我和她，終之是什麼都茫然了。

第二天早上的微明時候，船又繼續南行了，我爬在鐵欄上吃力地向着那一簇白色影子凝視，無情的海霧，不能給我看得比昨天更昏時更多。激進中的船，掀起了狂吼的水花，那白色的影子只成一片不可知的淡暈了，距離我的眼睛最近的是許多黑的小散點，這是剛剛離開我們的小船，他們是回到島上去了。恍惚我看到那船上的許多人頭，正偏轉地向着我們的後影看，這個並沒有帶給他們什麼東西的巨人是漠然地去了，留與他們的也正是一片模糊，和我的霧中的凝視一樣。我忍不住向他們揮動手，好像拋去了我的心：「生活在別一個壁角裏的弟兄們呵，請記住我們之間是有着一根筋，連貫着我們彼此間的痛苦！假使你們感受到怎樣的苦楚時，記住我們也是同樣的在熬受着，雖然那個大海是茫茫地——」

伍光建先生

在上海薩坡賽路的一間老屋裏，有一個七十一歲的老人，度過了四十的謬譯生活現在還是經常地在一大堆外國書報裏，找取他心靈的寄託。這個人就是新會伍光建先生。

很久以前，就聽到梁任公先生對於伍先生的介紹，他說，「我們新會有一個傑出的謬譯家……」

當林畏廬先生的譯體文字支配着中國出版界，成為文藝界的驕子的時候，伍先生已經在那裏勤勤懇懇地，試驗着他的謬譯作業。他要很小心地選取材料，避免和「林譯」的重複，因為不如此，出版商人就要拒絕他。他用最簡潔的語體，從事譯作，胡適之歎賞他的筆調，在北大課堂上鄭重地向學生們推荐，說，「你們不要忽略了伍先生的譯品，那裏面實在豐富地保存着原作者的靈魂。」

伍先生對於林譯，依然很讚美，他說林先生不懂外國文字，然而充分了解原作者的烟士披里純。許多地方的誤譯，一部分固然是林先生的不守謬譯紀律，一部分也還是同譯者之過。林譯如果不苛刻地過分講求其忠實的程度，在中國近代

文學史上，自有其不朽的價值。

林先生不懂原文，沒有直接批判原作的常識基礎，有時候總信同譯者的濫荐，把歐洲最無價值的作品（如哈葛德等所作），介紹了許多。伍先生却不然，他所選取的，都是歐洲文學界第一流作品，如大仲馬的「俠隱記」「續俠隱記」，歌德的「狐之神通」，斐勒丁的「約瑟安特路傳」，大都是他精讀過數遍，完全領會其意境，纔動手來譯的。伍先生平日謬譯，以英文爲主，他自言對於迭更司的作品，了解最深，可是迭更司的幾部代表作，都被林畏盧先生譯過了，他只譯了幾類爲林先生所遺漏的，如「勞苦世界」等。在我們無力直接讀迭更司原作以前，總以爲林譯的天地就是迭更司的天地，在能夠直讀迭氏原作以後，才知道通過伍譯的白描手法而留下的，纔是迭更司的真容。

伍先生除了文藝作品，其他學術作品也譯得很多，但先生的興趣似不在此。晚年的伍先生，作風一變，喜歡介紹風格明朗的美國作品，他特別注意於新技巧的產生。他曾經譯過一部震驚世界讀書界，被教會派人士罵爲現代的典型邪僻作品的「狹路冤家」，（布倫忒女士作），那部書描寫幾個執拗的惡性的人，表現了人生一種最慘毒陰刻的境遇，無論內容技巧，都生辣嶄新，據說是伍先生最得

意的譯作，會耗費他比諸譯全部佚隱記更多的時間。

中國有幾個優越的學術家，都曾與海軍發生過關係。伍先生原是一個海軍老前輩，他二十歲時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被遣送到英國去，原是指定進海軍大學的，他第二年就自己轉入到倫敦大學。此外還可舉例的，有已逝世的嚴幾道先生，海軍學成歸國，却在學術界現了頭角。自然，除了這兩位老先生以外，還有一個使我們時時爲他痛惜的周啓明，他也是水師學堂的出身。

微燈

從重慶的有光區出來，預備回到宿舍去，路上想起我必須通過一段極黑暗的路，但是我沒有帶電筒，夜深了也沒有地方可以買到燭。

雖然是一個清明的夜，天上只有些碎星，從這些星上抖下來的微光，化在一大片黑暗里，只能照出幾根翹起在天邊的屋角。平視中的路，是昏昏然地，什麼也辨認不出，依賴脚下的一點實感，張開兩臂，划也似地向前行着。

這是一個頗大的長方形的廣場，夾在好幾條的斜巷中間，去年拆火巷時，被嘲弄似地從鬧市裏拋擲了出來，成了一個無人要的破葫蘆。本來它的兩端都是鬧市，夜裏充滿了燈火，它却孤獨地在黑暗中緘默着，像一隻用火漆將兩頭閉封了的信皮一樣，在無言的沉默中裝滿了一肚子的祕密。

連續幾日的狂炸，這廣場的兩邊，都落過一些炸彈，住的人是全部疏散了，剩下幾個最少數的守衛者，也吝嗇得連一粒燈火也不肯留下。這一個區域的黑暗，更是無限制地展開來，像一片海。

我便是划也似的在這大黑海裏面行着。

忽然，遠遠地，像有一團光，微弱地在蠕蠕動着。那光的移動，是和我同一個方向，但只是在蠕蠕地動，不久便被我趕上了。是不知從那來的夜歸者吧，左手提了一個燈籠，右手却執着一根伸向前面的觸鬚似的杖，我立刻認出了，是一個瞎子，年記並不很輕也不很老，他聽出我腳步的聲音帶着一點遲疑，他暫時停住了，仰起了無表情的臉，好像在恭敬地讓道一樣；我本來想向他說幾句話，但終於咽下了，加緊步武走過去。在這快快的一瞥間，我看到他背後揹了一個不大的包袱。

燈光雖然落在我身後，而且漸漸地更疏離了。我却只是在想這個瞎子和他的燈籠，燈籠的作用是什麼呢？他要叫社會知道他的存在，且並尊重他的存在吧；或者是，他要用以為別人服務，表示他對於別人比對自己要更關切吧；在無邊的大黑暗的瓦礫堆上，他揚起了生命的光輝，燈籠的火光雖小，然而却是一個結結實實的光體哪！

差不多要走完了這暗地，回過頭來看看，那微光還在蠕蠕地動着，雖然只是一粒光，却已照出了毀滅者所毀滅不了的東西了。

挹江門

在傍晚的時候，從江邊踱到挹江門來。

平常遙望挹江門，像低垂着的少婦的眼皮有一種說不出的惺忪之感，今天却像張大了的「愕然」的眼睛。幾輛裝甲汽車，十幾個全副武裝的兵，圖案似的植立在城門口。我們通過那裏，像觸到了一般緊張的電流。我特別注意着其中一個戴了鋼盔的。他年紀那樣小，像夾雜在一羣高大的蒙古馬中間的小川馬，矯健而又機警的回望着我。我們不交一語的擦身過去了。

進城後，通過一大片草原，然後是市廛。五分之四的店鋪歇業了，路上流走着不到平時十分之一的行人。今夜電燈特別亮，好像要以那強烈的光芒填補着這蕭條的人事一樣。

遠遠傳來一陣閃雷的聲音，漸漸可以看見了，一大串的板車，在一羣駿馬的奔馳下，愈來愈近了，車上一律鋪着大油布，看不出裏面有什麼東西。每一輛車上峨立着一個或二個負槍的兵。三四十輛車成爲一列的大車飛馳過去時，一種高度的嘈雜和一種橫絕的緊張感，簡直，天地也像爲之失色。我回望着那濃鬱的灰

塵尾巴、不禁默祝：「那裏面裝載着的是我們必須保全的寶貴的軍實吧？我所禱，這一批無機的戰鬥員，平安西去！」

經過薩家灣兵營時，廣場上正舉行着降旗禮，國旗疲乏地從高桿上慢慢的落下來，悲壯的角聲，鎖住了每一個人的心靈。我雖是行走在馬路上，距離兵營還相當遠，但也站住了，遙望那像鋼鐵鑄成的一行列，在降旗禮完成後，漸漸向營房那一邊移動。這時西方還亮着一個緋色的黃昏，薩家灣的大草原上斷續地響起了司號兵的練習的笳聲，天氣雖然很冷，空氣中却像夾着一道一道的熱流，撲在臉上時，覺得熱辣辣地。

這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底的南京，在她失陷的十三日以前。正是我從安徽回到南京和她話別的再分離的前夜。

廢園

這園子裏是一個人也沒有，除了我。

其實名曰園，連一根草花也沒有。除了匍匐在那進門草地上的一片馬齒莧。立在石橋上，四面看看，牆都已倒塌了，留下來的一堆黑石，如委頓在地的幾匹殘象。東邊有樓，也留了一個空殼子。樓倒是頗高的，從前在這裏看夕照，樓上是一定充滿了青綠之色。現在也還是被斜陽反照着，可是紅得怪暗淡。

邁了樓南去，發現一條花牆，近牆，還留了一點畫廊的殘影。牆根處生滿了狗尾草，腳踏在上面，一隻頗肥的土鼠竄了出來，蛇一樣地射入對面的草叢裏。園裏是什麼都已蕩然，而那一方塘却還是那樣的清，我蹲下身來，遍視塘底不見一魚，但見無數的蝌蚪在水裏面翻筋斗。

出園時候，是從那南面破牆縫裏鑽了出去的，那裏有一條略似山坡的路，兩隻無主的小山羊正在嚼着野生菊，一個大的土洞，凹在牠們腳邊，是炸彈洞麼？附近沒有誰可問，姑且這樣肯定着罷。

「奴子」

徐霞客天才橫溢，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遊聖」的封號。我們不能從那殘缺的遊記裏，認識他探險生活的全部，但只就這一部分的記錄看，霞客所持以突破當前種種困難的堅忍的持續力，是極可驚的。二分才識，二分氣度，配合着六分剛強的意志，纔造成徐霞客這樣的人；所以我們如把徐霞客那部書，看做最好的意志訓練的書，更足以顯示徐霞客性格上的優點。

霞客所經的「絕險」在他的遊記中幾乎每一葉都有發現。作者新自黃山歸，且就霞客遊史中的黃山部分說。黃山的好處全在「險」，我們遊此於設會整治，開了許多砥道以後，還覺得處處動心搖目，懸想霞客當日，完全依賴攀蘿援葛，纔能夠登攀造極，其險況大約不是文字所能描寫得出的，而霞客勇往直前，如書中寫雪後登山一般。

「過慈光寺，從左上石峯環夾，其中石級爲積雪所平，一望如玉。疏木蔥蔥中，仰見羣峯盤結，天都獨巍然上挺。數里，級愈峻，雪愈深，其陰處凍雪成冰，堅滑不容着趾。余行前持杖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鑿一孔，以

移後趾，從行者俱循此法，得度」。

這裏所說的，大概是小心坡金剛肚一帶，山勢極陡，在沒有開導以前，平時尚須匍匐而上，何況是山磴結冰的雪後？霞客的「鑿冰以着足」，是極可信的。霞客的一部遊史，全篇大都如此，這個人的生活意志與生活趣味，真值得我們贊佩。

不過我們於神往霞客遊史以後還得分析這裏面的事實，以補苴我們的認識。霞客的遊境並不是獨佔的，而這一部歷史的卓越的成功，也不是霞客一人的力量，我們如震驚於霞客排除險難的毅力，那我們更應該知道，活動於這種事實下面的還有許多無名英雄，這些無名英雄，在霞客筆下，稱之為「奴子」有時或簡舉其姓名，沒有這些「奴子」，霞客是否能攀過險曲，登最高之峯而完成其壯遊的大業，將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這裏仍可以黃山為喻，在黃山最險的天都峯鳥道上，（那時是絕無所謂鐵索護欄與磴道的），霞客是怎樣攀登上去的？遊記說：

「從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牽棘，石塊叢起則摩塊，石崖側削則援崖，每至手足無可着處，奴子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終亦不顧，

歷險數次，遂達峯頂，惟一石壁起猶數十丈，奴子尋視其側，得綬，挾予以登。……日漸暮，遂前其足，手向後據地，坐而下盼，至險絕處，奴子並肩手相接。」

奴子在霞客的成功史上，地位如此的重要，然而「千載」之下，知有徐霞客而不知有澄源奴子。無名英雄的高崇的美，於此充分發揮，想起了法國人歌讚無名英雄的兩句小詩：

「我們不能握住你們的影子，

因為你們的影子已大過我們所能握捉」，

使我於翻讀霞客遊記以後，對於這以霞客一人為中心的民族探險生活更發生一種親切之感了。

螢

深夜，在平台仰躺著，天幕如已低下了幾尺，星光大而且圓，並不像秋星之在時時眨眼。可是看久了，也有點恍惚的意味。從市場回來的途中。曾見天上亮著一個不規則的月，現在却不見了；只那淡射出來的光，淺淺地平在全天之膚表上，依稀可以看見一卷一卷的雲在活動。

我漸漸想起，我什麼時候曾在什麼地方看到一株墨荷。是一幅畫中還是某一個實境里，我不能更明確地記憶出了；而這墨荷已從青空落下，直壓在我的眼皮上，墨化了我的眼睛，我漸漸的睡熟了。

微風蕩漾於我的衣袖間，使我意味到江南暑天的疎秀之趣。夢中我是在海洋里。不知有夏；一會兒我又像是躺在一張蔚藍色的軟軟的竹簾上，一大羣潔白的鴿子從我眼前飛了過去；數目似乎是一千，也似乎是一萬，最後的一隻鴿子，有著硃黃色的喙，却振起了向我啄來；不曾接觸到我的睫皮，鴿子已變成了一顆大星，轟然一聲墜入了我的視淵里；星忽然縮小，而且放着綠色的光，一閃一閃地又似秋星之在眨眼了；於是我看出是一隻螢正在邊着我的眼睛飛，我醒了。

睜大了眼，不見一螢，風却加強起來。我想這時如果真有一隻高飛的螢，從我上視的空間過去，那淡綠色的一閃一閃的小光，是頗能寫出了夏之美麗的，可惜竟然沒有。二十年前在范家塘獵螢的往事，潛意識里總覺得亂螢如雨，一扇子捕獲十幾隻，是算不了什麼大事的，如果在此夏夜里而竟連一隻螢也見不到，自然是奇蹟了。

我想，樓下多樹，腐過了草的軟泥地，也比較多或或許可以在那里找到一兩羽螢罷：毆了鞋前去，一大片黑暗中，風搖着梅花樹浮起一些玄秘的黯澹的物象來，在花壇之一角，果然熠着一小顆的螢影，却是穆然地不閃不動，近前去看，發現它是深藏在牆根的土縫里，已僵化了。光之凝固不滅，正是訃告它生命之已絕罷。

在此至大無限的永生的宇宙，感謝神，給我以更富裕的生命，使我於未睡的一分鐘前，終於看見一顆螢和天女在睜着俊眼樣的從鄰家牆上直飛過來。

道旁兒

孩子是和一頭小松鼠一樣地從栗子樹後面跳了出來，接過我們遞給他的一口箱子，本能地向前走。最初是誰也沒有注意他，後來也許是發現他的麻臉有如蜂窩，出奇的醜，加上幾分鬻相，大家都相視而微笑起來。這孩子時時刻刻旋轉頭來向後看。見大家笑他，他也笑。一幅已經圖案化了的臉，浮起許多笑圈，醜，可是也真難爲他醜得那樣俊。孩子約有十三歲，甚至於更小些，跑路却快。當我們走完了那發着一陣陣霧般子氣味的小巷子時，一粒黃色的小影，已凝滯於我們前視的最尖端了。

在路上時，曾見那孩子遭人毆打，原因是有一個村人要奪取他的箱子，奪取他的導遊權，孩子哭罵抵抗。大家都上去打那村人，孩子以一手拭淚，臉上重復漩起微笑，在行路中，常以充滿了感情的眼，回過頭來看我們，大家無言，但誰都同意於用點什麼方法來給這孩子以一些安慰。一直有四個鐘點，這孩子緊緊地依傍着我們，一同渡河，上山，吃飯，照相，孩子並不太馴良，在一家酒店門首，發現一個賣甘蔗的老人痛罵他，爲了他白吃甘蔗不給錢。孩子是相當驚慌的一溜眼走了，竄上青草阪，偷覷那老人可追來了沒有，動姿純然是一頭松鼠似的。

從山上回到汽車站的途中，孩子不復像以前那樣快步的跑了；也許是太疲倦，天氣的狂熱，使每一個人的脊骨髓都在發炎，這孩子却更累了一口箱子，汗珠在他面上如環珞垂。他慢慢的走，多小有一點兒依依惜別，誰也不向他說話，因為這是不必要的。孩子是沒有方法說明他內心裏淒楚，十二三年生活在這無感情的荒寒的村野裏，以被虐待為常態，初次接觸了這看來頗為整潔溫厚的一羣，也許他從此便會悟了一點與大羣衆一同生活在這世界裏的意味，可是他同時更承受了一層大量的感情的負擔，對於他不一定是幸福的。孩子有時依靠我最近，欲以他超物質關係以上的感情，由他那含淚而拙視的眼裏傳達過來，我決定以無言的冷靜酬答他。我相信這孩子一定有智慧，將來會懂得我這冷靜的內容，或許要更激起他的感情來。

在開車的一分鐘前，窗外又發現那孩子。仰着麻臉。凝視車內，口吻微微張着，帶了一點滑稽相，而更見其嚴肅的悽愴。大家都為之歎然，不知是誰出的主意，又給了他一點錢，孩子是怪不好意思的拿着走了。

在車行的半小時後，我想起，我們這一羣同行者，有一位綠衣的女太太，這孩子的未來一生，也許要對於綠色保留最大的感情罷。

天安門

想起了天安門的月夜，我眼中發溼。

誰能忘却了這一年幾度的終夜徘徊，那宮牆，那華表，那整齊的樹，那滑玉也似的小道……那葬在一片銀灰色裏的一切朱碧錯綜的美。

靜得像莎士比亞樂劇中的夢境一樣的北平，「母親」似的擁着我。一萬年也不能使我忘却的，在將離北平的前夜，和天安門的最後的話別，那清冷的月照給我以什麼。

天安門，天安門，那時時在夢中搖盪着的天安門呵！

湖上

王國維先生是在民國十六年夏天，自沉於北平頤和園的昆明湖的。我是次年，到北平，那時還在清華讀書的丹心，領我到頤和園遊覽去。丹心學的是西洋文學系，對王先生缺少認識，不過他對於王先生的自殺，似乎很受感動。我們兩個在園里跑來跑去，推測王先生自殺的地方，終於在餽饌橋的一段荒涼的水面，找到了一個最適合於自殺的地帶，我們站在那里談起王先生來。他說，清華校門口，有一個洋車夫，是那日拉王先生到園裏來的，王先生下車，給了他兩元錢，車夫看他面色不好，還對他說：「王先生你還是早點回去，我在這里候着」，王先生搖一搖頭，不發一言的駛進去了，這車夫到底還是在園外守了半天才去。次日聽到王先生的噩耗，還嘆息說：「早知這樣，給我二十元我也不拉！」

從車夫這幾句話裏，照出了王先生。

王先生號靜安，亦稱觀堂老人，是浙江海甯人，死時大概還不過五十二歲，在學術界人物的年齡比較上，還算是一個青年。他是上虞羅振玉一手提拔起來，是不成問題的。羅振玉這個人，雖然政治道德很差，但在四十年前的過渡時代

里，貢獻相當大。那時上海有個農學社，是中國最早的集體譯作機關，就是羅振玉辦的。王先生在農學社附設的東文學社里做學生，被羅氏賞識了，這是他們二人結合之始。王先生一生的學術生活，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精習日文及英文，專一心志於西洋哲學研究的時期，他的思想受叔本華尼采的影響甚深，他的老師日人藤田也是一個超人生活觀念的謳歌者，所以王先生那時的學術議論，最足以表現他的天才氣概，然而同時也極雜駁，他後來到日本去留學，幾乎是以全部精力，向這一個方向走。第二時期，是他思想一變忽然對於本國文學發生極大興趣的時候，他開始研究宋元以來的通俗文學，人間詞話，就是作於此時，他對宋詞元曲的研究體系，還是以他從尼采學說得來的人生觀念作爲基礎，頗有志於純文學的提倡，這是他學術生命表現光輝最大的一個時期，他的「宋元戲曲史」完成後，他曾表示要從事於創作的試驗。不幸在這個時候，羅振玉的勸告來了，這老魔將這個曠世天才導入另一條暗澹的路，他勸王先生改治經訓之學，並且指示古文音韻在國學方面的重要性，不從此下手，學術的前途是很有限的。王先生於是完全拋棄了舊有的營地，拚命去讀經史註疏，以後愈走愈魔，竟成爲一個單純的考據家，對文學往史是絕緣了。我這個話，並不是說單純的考證學，是一

無價值，不過以王先生的天才素質，應該就文學方面去開展揮發，考證學不妨讓別人去做，而竟以羅振玉的勸誘，使其最重要的後期學術生力，耗於比較不切要之地，王先生許多研究古代制度文物，以及考訂鼎器甲骨的成名的作品，在我看，不管它價值怎樣大，同時總是王先生的一種天才的浪費，這是應該分開來批判的。

再談到王先生的政治態度，這就是王先生自殺的主因。我們從他三個時期的學術生活，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一再變質的。少年時的王先生，雖然崇拜尼采，爲一熱烈的個人主義者，但其對於舊社會及舊政體多少是在採取着一種戰鬥的態度，所以那時的王先生，據說會同情革命，掛名黨籍，而不幸羅振玉是一個頑固的宗社黨，他屢次阻撓王先生思想上的革命傾向，感情脆弱，容易動搖的王先生終於踏入了反動之路，後來又以羅氏的勸誘，潛心於考證學，益發與現實隔離了。直到宣統賜他五品俸並派他昭陽殿檢書，於是在形式上更完全成了一個「遺老」。我們敢說這是與王先生的根本志願不相符合的，王先生一方面不得不接受這種事實的揶揄，一方面却面對着社會新勢力逐漸茁生完成的新時代，他實在有說不出的苦悶，自殺的歸宿，在他沒期生活中，只怕早已想過了不止一次的。

昆明湖水，靜靜的流着，在這裏，曾結束了一個中國近代罕有的文學天才的生命，可是這還不是最大的悲劇，最大的悲劇乃是這個天才的消逝，並不會使社會受到何種的激動，甚或以爲這不過是去了一個時代的絆腳石，時代對於這個天才的認識既如此模糊，在未來的歷史上，這天才的地位自然也可以想得到的，這是最值得我們扼腕的了。

芹 菜

大概從四歲到十歲，害過了一百種不同樣的病，從十歲到十五歲，漸漸健康起來，病也素樸得多了，連續有若干時候，天天喫一點蔴油拌芹菜頭，這樣的災難蛀盡了我的童年，一直到現在，我總恍恍惚惚地以爲我這條生命是在誰手里賭贏來的：

爲了喫飯，我母親也不知道流過了多少次的淚。每頓都是蔴油拌芹菜頭，我用盡了所有的力量去忍耐，終於到了無可忍耐的時候，我反抗這「虐待」，從賭氣到絕食，一個長時間的「堅餓」，使我第二餐能吃到一點淡泊的肉羹，而病也因此加劇了。於是，我只有服從運命地，艱苦卓絕地，把這芹菜蔴油所伴侶着的一餐飯，無言地吃了。我的唇濤到發了白，我母親則爲比而時時飲泣，悲憫她的孩子在無涯的災難中受着磨折。

我之憎惡蔬菜，鄙夷「素食」，意念可以說是源起於此時。但我近來，却又頗喜歡吃一點可口的蔬菜。我試驗着用江南語去分別什麼是「豌豆藤」與「馬蘭頭」，又什麼是「菊花苗」「苜蓿頭」與「枸杞頭」之類，一大堆碧綠蒼翠的色

體中，有着一種生命的愉快，但其形態我還是不大了然。而且吃時，總會泛起了
童時的傷害的回憶。東坡有提倡蔬食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菜服生兒芥有孫
，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我頗疑惑東坡幼時必未喫過那顏色枯槁
而氣味苦悶的芹菜。

衰年

在上海一家「棋局」樓上，我每次都看見一個貓臉的老人，坐在一定的地位上，手裏煨着一壺冰冷的茶，看見每一個上來的人，他都笑，但無言。

樓上是整天翱翔着各樣的聲音，而他總是默然。他不和誰對局，也不和誰對話。常常有爲了一個字的出入而雙方相罵起來，於是大家一窩蜂地去圍觀這兩個戰士的局外行動，或者滲入些調解的語聲，有時這調解的語聲，漸漸硬化而轉爲仲裁的形勢，整個樓面都見騷亂，但却勾不起這貓臉老人的一星兒的注意。

他總是那樣穆然地望着一切人，物。炊壺裏噴出來的白氣，霧上淺青色紙的沙亮的窗子，一個向前伸着頸子像鹿樣地在觀戰的人，都可以被他凝視至於數分鐘之久。他的眼光常是那樣縹渺地凝注着，你如果走近他身邊向他說話，他慢慢地把眼光收回來，再慢慢的投擲上你的臉，一點也不慌亂地給你一個短了無可再短的答覆，有時或者竟酬你一朵無言的笑——一朵存儲着全部答覆的無言的笑。

後來，我纔知道這人便是在圍棋界久已沒落了的吳祥麟君。

雨中行

走過石橋鎮，不到兩里路的光景，發現對面的山上，黑雲像濃烟一樣地噴起來，轎夫說：「雨要來了，可是請你慢一點，等我們到了鎮口再下」，這個轎夫說話的聲音，好像帶有先天的幽默，雖然寥寥數語，却頗能使人發笑，轎後的那個廝子，早忍不住的格地笑了一聲。

這條路，大半是田埂，至少有一邊是水，轎子向東行着，影子照在水上，是一幅畫。不論日光怎樣強，水上的影子總是用淡墨繪上的。這淡墨色漸漸變為淡黃色，而且開始恍惚起來，我不用仰頭看，即能知道對面山上的黑雲，已有雨片噴在我們的頭上了，太陽像罩上了一層薄紗，透着發暈的黃，一切都很疲倦，轎夫彼此警告着：「快！快！」

最初是希望有點風，不久，風來了，而且像發狂一樣的，每一株樹都在嘶喊着，池塘裏的荷葉，也都翻起了脖子，拍着水，沸成一片響聲。對面的山完全埋在黑雲，本來很軟的雲，也漸漸地濃積而硬化起來，瀰滿於東南方的全視角。此時日光全絕，我除去了轎上的「頭帕」向上看，黑雲一大塊，伸手伸腳的像是一

個在圖畫上常常用以象徵戰爭，毀滅，與死亡的惡鬼，露齒的豬笑地向我撲來。

是一個大的荒原，四面沒有人家，當第一顆雨點丟落在我的手背上時，我便注意到前面的那個轎夫，看他那虬着無數青筋的腿，在田埂上走的更快起來。

雨，由一點一點，成爲一條一條；我的轎子沒有竹蓋，只用一塊藍布蓋着，布是不能承受過重的水量的，於是花刺一聲，整匹的水落下來，瀉滿我一身。後桿的轎夫，見我像瀑布裏端坐着，他有點歉然了：「前面牛棚子裏，躲一躲罷！」這是距離我們最近的唯一有遮蓋的地方。

進了棚子，纔知道並非牛棚，而是鄉裏人臨時搭起來賣瓜和其他農村副產品與過路的人。棚裏沒有人，而遺留了一些瓜瓣子，和香烟紙壳在地上。我蹲着看雨，迎面是一大片蠶豆田，羽狀的葉子怒生着，從雨珠的跳盪，可以想象他的抵抗力之強。越過這一片田，隱隱地有一小叢的屋子，但隔着雨看，很模糊。轎夫告訴我：「這裏到鎮口，還有半里路」。

棚後有流水的聲音，從這裏一眼看去，田是一層一層窪下去，高處的塘，將溢出來的水，郵遞着地從這一層田注入那一層田，水勢很洶湧，發出聲音也很大，近棚有幾把紫色的小花，大概是牛蒡花，在雨中戰慄着。

不久，棚子裏也有水流進來了，我決定坐了轎子冒半里路的雨，到鎮口去。轎夫換了一條弧形的路，想早一點和那一叢小的房屋接近。這一條路，是最仄的田埂，有一段是低陷下去的，積成了一灘水。轎夫腳在裏面划着，起了一陣漿聲。

踏進了鎮口的市街，不規則的石板路上，也鋪着水像小溪。找客店，却在一家荒茶館的前面，飛出幾隻鷄來，激烈地叫着。這時雨勢已緩和得多了，遠處有幾個人在張着傘走路，湊近了看，都是些辦貨的，並有一頭牲口。他們都認識轎夫，以微笑相酬答，他們連鬚眉都溼着，我下意識地舉起手來，拂了拂我自己的頭髮。

在東口的一家小客店裏歇下了，被安置在所謂官房的一間土室裏，窗子是只有一個拳頭大，糊了一層紙，早已被風吹裂了。看看外面的天，是「麵筋色」，腕表告訴我：「下午六點鐘了。」我決定在這裏過夜。

以半溫的水洗了一個澡，換上衣服，自覺爽快得多。聽聽外面的雨聲，又峻急起來，我以為是人生難得的遭遇，我出了主意，把客店裏女人送來的「盞油燈」，靠近窗簾放着，使燈燄應着雨聲成爲一種有節奏的動，我斜倚在繡床上，靜靜

地看，我把這個意境演成一首詩了。

糊裏糊塗地過了一夜，睡夢中好像還聽到雨聲。

我是被轎夫叩窗喊醒了的，天色已發白，從轎夫那清亮的呼聲裏。知道天氣已轉晴了，披衣走到大院子裏去，客店裏老板正在燒水，天上是一片白，白得，病人的面肌，我說：「氣壓還很低呢，」轎夫不懂，說：「雨是下半夜就住丁的。」我們交換了意見，公認午飯前，可以趕到，轎夫要求吃完了早飯再走。

在市街上小立，向東看，是一個好的晴天，那裏的雲，因為包不住太陽，而透出強度的光亮，是金色的，旁邊裂出了幾個斜縫，漸漸放大，在幻覺裏好像湧起了一朵藍雲。街上還沒有一個走路的人，遠遠地看見有人在路邊掃水，水聲還是很明亮的。

安藤的家

我永遠憎恨安藤先生，也永遠想念安藤先生。

那是我在上海唯一接近的日友，是在六三園茶會中認識的，日本紳士，無論怎樣的裝扮，總掩不了那一種寒愴之氣。這個人的地位一見面便使我注意，因為他在主人岡村利賢店主的眼中，似乎是介於來賓與廝養之間，爲什麼呢？後來我知道他便是以旅滬日僑圍棋高手著名的安藤春生。

日本人是重視圍棋的，一個善弈者可以利用這種小玩意換取相當優裕的生活，但烏烟瘴氣之日本居留民區域（所謂虹口），被刺刀與算盤的兩種勢力佔滿了空間，一切有藝術價值而缺少生意經及軍人意味的東西，在這裏却毫無地位之可言。所以安藤雖以高手聞名於日僑間，但必得沿門託鉢，向這些粗俗不堪之資本家乞取餘瀝，纔能生活。吳服店主的岡村利賢，是會下兩手的，安藤便成了他的食客。在這一次的茶會中，安藤爲了存形式上是來賓在精神是廝養的關係，一切動作，特別顯得寒愴，他手捧巨爵踞地豪飲的時候，岡村屢次用眼睛瞟着他，含有警告的神氣。

不久我們便熟識了，介紹人的顧先生，陪伴我到虹口他家裏訪問去，一條烏糟的街堂，叩着他那一號的門，一個梳着雙辮的日本女傭出來開門，鞠躬，以華語迎接客人，最後便答復道：「安藤先生不在家」。在我們回身還沒有出門，一個三十多歲的日本女人背着一個嬰兒從樓梯口出現，高喚着：「請等一等」。顧先生認識他是安藤的女人，用日語寒暄。那女人很興奮地告訴他：「安藤新近在日本俱樂部得了一點事，便是照料圍棋部份，每天要去工作八小時」。（後來知道他的月薪，是每月四十二元）。

在走向日本俱樂部去的途中，我默默回想：剛才那個開門的醜女傭，那個背着孩子的衣服襤褸的安藤太太，那個堆滿了污穢破爛的傢具的房屋，那一股從廚房裏洩漏出來的腥臭惹與魚的氣息，那一個俯伏在乾枯了的花盆上的瘦黑貓的悲鳴，——一幅整個日本都市貧家生活的縮影，污穢，窮困，卑陋，與不安定。我想到了日本的七千萬人中，至少有一千五百萬人是過着這樣的生活，至少有四千五百萬人是過着比這個更不如的生活，再加上殖民地的三千萬人，乃至被放逐在島北的一萬五千倭奴族人，簡直是像牛馬一樣的生活着，那樣的國家，如何能得到幸福的陽光，文化與藝術的光輝是要靠着日本的尖刀與銀元纔能反映出來的。

，號稱日本旅滬圍棋界權威者的安藤先生竟是這樣的窮困地生存着。

於是又想起安藤的本人，黑黑地，矮矮地胖胖地，見人是有一點蠢蠢然，然而他的不語的內心裏面包藏着許多深刻的社會認識與罪惡成因，他是一個忠厚的豬與一個陰險的狐的混合的化身。

後來我們常常到日本俱樂部找他下棋，並且常常帶他到虹口區以外的酒館裏去喝酒，在酒醉的時候從安藤口中洩漏出來的他的故鄉愛知縣的農民生活的痛苦，（那是一二八戰事的前二年），使我們知道愛知縣及川町的農人已有被迫得將幼女出賣繳納地租的慘劇，安藤有時說到自己，本來是東京的一個皮鞋店的店員，因為七元的生活費養不了他五口之家，結果挾着他的棋技，流浪到上海來，現在掙到四十二元一月了，但國防捐剝去了他收入的可觀的一部。他說到最憤激的時候，眼睛裏面活着一種光亮，但這種光亮維持到他的酒醉與憤激同時消退以後，便逝去了，然而那是一個最深刻的覺悟，像埋伏在最深的古井裏面的炸藥一樣，一萬萬顆炸藥到了最後遏止不住他的受燃性的時候，必然會炸開了新日本的根源。

第二年，我便離開了上海到杭州，第三年再到上海，都已是一二八戰事結束

後半年的事。我冒着相當的險再到那個衙堂裏去找安藤先生。回國去了，另外從樓梯口出現了一個妖豔的日本女人，塗着滿臉的粉，帶着歡迎不分種族的一切人的商業式的笑容，向我鞠躬，我聽不清楚他的話，匆匆地走開了。在快速的一瞥間，我記得那房屋，那庭院，還是繼續着安藤先生時代的貧乏景象，雖然沒有嗅到那種臭腐的日本食物的氣息，但是那樣的不潔的空氣，還是與安藤先生的家一般無二，我心裏想着：千千萬萬的安藤先生，正在交換着他們的位置，忍耐地等待着那新命運之來臨吧？

傷逝

回家去，不免也有些飲食集會。

在某一次的食會裏，發現鄰座一個人是霍邱口音，偶然向他問起吳貞木君的近況來。他矚了一聲，略望望我，而又低下眼皮，如隔着一個大溪流說話一樣地說道：「貞木是今年春天死了的。」

是怎樣死了的？死在什麼地方？無問也無答。

雖然是在一個食會上，一個夠嘈雜的音樂場面上——而我却孤獨地轉入一個苦澀的心境裏，好半嚮沒有說話。

貞木君之於我，并無特殊的友誼，但我常常會想起了他來。我們的遇合太奇怪了，是在南京一個小書店裏買書而相識的。後來我介紹他到史先生家去補習英文，我那時熱烈地要與他爲友，理由很簡單，只是我的鄉土觀念很深，我樂於幫助一個漂流在異鄉的安徽人。貞木君在各方面都夠合我的條件，不久，他考入法政專門學校，見面的機會更多了，那年我還不到二十歲，但貞木君所給予我的，常是超越一個孩子的心情以上的款待，這頗使我新鮮；同時他那過重的成人氣，

嚴肅的無笑的面孔，也頗隔離着我們的感情，有一時期；我覺得和他同遊非常乏味，大概後來我們所以不能造成更深厚的友誼，也便由於此。

一個寂寞清明，的下午（是舊歷除夕呢），我滿懷着潑刺的心情，從書舖子裏買了許多書回去，這是我的嗜好，多少有一點期待那狂歡節來臨的莫名的欣悅，却在紅紙廊法專宿舍的門口，看見了貞木君，孤獨地站在那裏。

「怎麼，沒回去麼？」我問。

「不行，家裏沒寄錢來……」

「這樣的過着年假，真太寂寞了呢。」

他惘然一笑，搖搖頭。

熟銅色的臉，和諧地安放着一條剛硬的鼻子，兩隻細眼，粗眉。貞木君的一張面影，是一直保存在我的回憶裏的，最後的一面——寄宿舍門口的一個淡情的離別，常使我濃鬱地想起了他來。

是夜，食畢回家，在書箱裏大索貞木君以前透我的一張照片而不得，因之而頗有一點傷感：我想貞木君是應該常常接近着我的記憶的，我將來是不會把他忘却了的罷。

鍵子

暗巷的出口，一到晚便堵塞着那麼多的人。白頭的女人在招邀着客，不時低喚：「要麼」。旁邊立着她所有的貨色，是一樣的短，黃瘦的臉；不同的是刻在眉和眼邊的年紀。其中一個頂小，略略帶點翹。

十三四歲，或者更正確地說，是十二三歲，也儼然是一個最合式的商品地被陳列出來了，黃頰上抹滿了胭脂，唯一的帶着商品色彩的特點。在暗中，爲了這塗紅的頰大，特別顯得臉小。

寂寞呀，冷和餓呀，這批人常常是從理髮店的亮燈時候站到咖啡店的熄燈時候。

或許是售去一部份，或許是全部沒有售出，白頭女人的遊吟線放到最遠處去了，寂寞立着的衆人，開始做各樣和緩疲乏的動作了，交換着不雅緻的談話，或者悄悄地走開些。

那小的呢，抹滿了胭脂的臉上的肌肉也鬆弛下來了，走到燈光最亮而人最稀少的地方，掏出一個鍵子，自由自在地踢起來了，踢得那麼熟練地，大胆地，而

且快活地，她拾回了她的小生命了，命運吞吃了她一切，可是她奪回了做孩子應該有的東西了。毯子高低地跳躍於燈影下，不準確的節奏，微微顫動在空氣中。

「上帝保佑孩子們！」我走過去時，眼中有淚了。

北平的樹

我是愛樹的，我寫過「樹」，裏面有兩段：

「如果有居住中國舊式宅子的幸福，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了享受那里面的樹。樹也並非每一宅子都有，但較大的宅子，一兩顆樹是總應該有的。不論是桐，梅，棗，或較珍貴的合歡樹之類，其高度必過簷眉，這是和宅子的年齡有連帶關係的。它常使你的庭院綠化，充溢着一種生命的光彩。它並不需要你加以照料，從春之發皇，夏之恬適，以至秋冬之隱寂，它的表演比什麼都自然，而並不需要你怎樣費事。」

「任何巨大秀美的花園，它的中心趣味也不過是樹，一種錐形的「森林的愛好」，也就是人類對於原始生活的渺茫的懷慕，這種心理是頗值得加以分析而細細體味之的。」

以這一種理解去充實我對於北平的感情，這是我為什麼會特別留戀北平的一個說明，從太廟的樹，長安街的樹，中央公園的樹，東交民巷的樹，先農壇的樹，想到南下窪的一個小胡同的樹，你能知道這古城的靈魂是棲止在什麼地方。這

都是有百十年乃至千餘年的歷史的，古城的偉大，即在包含着這史籍不同的參天的老樹而非常調和，如自一個大匠的手裏配置起來的。

我遊過無數次的故宮，除了昔日御苑今爲公園的一角外，我從這一堵牆邊過那一堵牆，無論它是怎樣藝術的屋子，總像裏面少了一點什麼，彷彿是乾枯，彷彿是暗淡，又彷彿是煩躁；後來纔想起，宮裏是不大有樹的，缺少生命原素的經常的注入，這可以說是造成宮內生活之愁慘的重要原因。

我沒有在北平度過深秋，我認爲是最大的憾事，我不能想像到這一多樹之城——到了秋天，黃葉滿街，是什麼韻味，然而，「參天無數英雄樹」，給了我許多勇氣，使我從心眼井裏相信起——相信這包含着豐富的生命的老城，終必是「我們」的。

馬斯河的哀怨

法國波爾多政府對德表示屈服，請求休戰以後，海洋對岸的英國，立刻集中輿論攻擊貝當，當時倫敦流行一首刻毒的小歌：

「他們不能過來」，

甘末林倒了，

他們過來了！

「他們不能過來」，

魏剛迷亂了，

他們過來了！

「他們不能過來」，

老貝當搖着白旗，

他們當真不過來了！

誰也知道，「他們不能過來」，是貝當將軍守凡爾登時說的一句話，那時霞飛元帥派了他的參謀長加斯丹爾諾，去策劃凡爾登的防禦戰，加斯丹爾諾立即拔

用了貝當，而且語誠他：「不要讓他們過來！」貝當簡潔地回答着：「放心，他們不能過來的！」

從此，這一句話，與凡爾登的光榮戰史，同其不朽，在第二次大戰的後期中，一切協約國的士兵，都喜歡用生硬的單字，拼湊成這壯麗的一語，現在却成為英國人毒罵貝當的最好題材了。

在這裏，我們願意略略說一說貝當。

要解貝當是怎樣的一個人，先談凡爾登之戰。

德國在應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部過程中，德國一共罷免了三次最高指揮官，實際就是劃分了德軍失敗史的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是計算至前瑯因河會戰的退却為止，德國參謀總長毛奇被免職，福根海繼之；第二階段是計算至凡爾登的攻擊停止，索姆會戰開始時為止，福根海被免職，興登堡繼之；第三階段是計算至德軍總潰退康請降為止，免職的雖不是興登堡，而是與登堡的靈魂魯登道夫。軍務總管魯登道夫的罷免，實際就是元帥興登堡罷免的象徵。

三個最高指揮官的罷免，我們可以說，毛奇是敗於霞飛，興登堡魯登道夫是

敗於福煦，福根海却是直接敗於一個剛由旅師長轉任不久的末學新進的貝當。同時我們也可以說，毛奇之敗，是敗於政治估計的錯誤，德國外交部判斷比利時「抵抗的可能微弱」的報告書，使毛奇沒有下更大的決心以澈底地高度地強化右翼軍，反之，因比利時的抵抗猛烈，使全部戰略的實施受到時間的損害；外交的運用不當，政治的估計錯誤，第時的德國政治當局至少應該負擔此役失敗的一半責任。至於興登堡之敗，由於經濟的崩潰，國力的虧竭，軍事的責任更低。福根海之敗於貝當，便不同了，（一個澈頭澈尾的軍事失敗！）既無可以屬性於政治原因的絲毫徵象，那時德國在軍事上又正處於優勢，德軍不但相當的控制了半歐陸，而自已控制了近東，只因福根海迷信材料戰，迷信老式的吸引殲滅戰，以為可惜這個洞口，強迫消耗法軍的全部力量，然後確定德軍的勝利：本來德軍所掌握的，是軍事上的一種主動優勢，可以自由選擇敵方的薄弱點作為戰場，被福根海這麼一運用，主動迅速變成了被動，材料戰成了過分吃虧的對比，到了屢攻不克，獲勝的希望漸見渺茫的時候，德國為了一種榮譽觀念及一種軍事信用所迫，不能放棄這個戰場。兵法不攻堅，德軍却被迫在這里連續攻堅了半年多，一共傷亡了五十人，凡爾登到底還是法國的，法蘭西的三色旗不會在凡爾登高台上卸下過

一天。

這一戰，影響到同年秋間的索姆會戰，使後來接手的奧登堡元帥增加了許多困難。一部分軍事學家誇張這一次的敗挫，是兩年後德軍全部敗績的總原因。德皇動怒了，福根海不得不在羅馬尼亞對德宣戰的第二天，淒涼地獻出了辭職狀。

這是福根海。

站在福根海對間的最前邊緣上的，是貝當。

福根海的失敗，在軍略史上被批判的價值既不高，構成貝當勝利的軍略上底價值自然也相對的不高。

凡爾登並不是一個怎樣驚人的勝利，因此戰而成名的貝當也便不是一個怎樣驚人的勝利者。

歷史上有許多轟動人寰的戰役，但是這些戰役，從軍事學家眼光看來，不一定都是有價值的。

我們承認凡爾登是一幕場面偉大，演員衆多，布景奇麗的高價電影片，（西

席地密爾導演式的，（然而其中並無天才演員！

從凡爾登戰史上認識了貝當以後，至少我們可以想到。平素對於貝當的看法。一種越限的英雄崇拜，實在是多多少少陷於一種錯誤，貝當在許多馳名的但是庸俗的法國將軍裏面，並不能被事實證明是最優越的。我們之所以投貝當投降反威這麼深，正因為我們平素接受了歷史錯誤底指示，對他（貝當）估價太高了的緣故。事實上，貝當政府的投降，與其他政府的投降，是一樣的平常。

關節點是整個法國國家的抗戰精神，容許貝當領導這樣組織的法國國民，任何人都應該比貝當負責更多。

不過無論怎樣，凡爾登的保衛戰，是法國歷史上的光榮的一頁，貝當的英名應該是不可朽的。馬斯河的流水，靜靜地流過那兩岸的亮原時，分明記得當年那一場惡戰，是怎樣的在貝當的巨影下進行，幾百萬人在嘴裏喃喃念着「貝當！貝當！」想不到過了二十四年，（僅僅的二十四年呵！）這被命運捉弄了名白頭老將竟是這樣的收場！

歐戰與兒童感情

這里所說的歐戰，是指上一次的歐戰。因為在這一次的戰爭中，我們早已脫出兒童的心理，以一個成人的世界觀去照視一切，腦子裏所思到的歐戰，受着一種成人觀點底常識支配，不能像兒童那樣閃電似的一霎的印象，來得簡單，來得純潔了。

但是第一次歐戰發生的時候，我們恰好是兒童，以兒童的資格，經驗着那一次大戰的諸種威觸，一直到現在，腦中還保存了若干印象，現在重復回想，真是非常動情了。

回溯一九一四年戰事初起時，我們還在一個教會小學的低年級裏讀書，對於這件事完全不了解。大概是在第二年的秋季始業以後，開始接受讀書，對於這件事完全不了解。大概是在第二年的秋季始業以後，開始接受這一方面常識的輸入了。幾個月後居然能夠老練地知道歐戰中的很多事情。在年齡上這差不多是不能的，而竟然如此，原因之一是我們早熟，第二，或者因為我們的級任老師是一個基督徒，基督徒是較之其他人更為關切這一場戰事的，老師在課堂上隨便的幾

句話，便能夠支配我們的簡單的腦筋。

在聽取那場戰事消息的開頭，我們是無條件的喜歡德國，這却不是我們級任老師所能左右的了。可以說是全然處在協約國的宣傳氣流下的我們，却執拗地歡喜德國，為什麼呢？或者是從不高興英國，不了解法國，同時也對於俄國缺少尊重的一種反感而來，但大體是看得起德國，以一國而鬥數國，有些英雄氣。那時我們的老師告訴我們，德國的盟友沒有一個行的，那邊打仗全靠德國。

同時又矛盾地喜歡比利時人，這却是觸到了協約國宣傳氣流而後產生的一種心情了，其實這時戰事已發生了一年，比利時的國境早已淪陷，比利時已失去了在戰局中的地位了，但是「誠報」上（註一）印的一張比利時王的宣戰演說的照片，貼在校門口，還能使我們圍觀時激動得眼淚汪汪；一種「雖敗猶榮」的優越感，塗飾了這一個小國，我們是非常的欽佩比利時人。

那時有許多國家的名字，未能取得我們的注意，塞爾維亞也被我們忽略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一類的名字，簡直不知道。

法國人的抵抗，我們也很少印象，霞飛福煦的名字，對於我們刺激力不大。還有一點最後可笑的，是我們渴望德軍快快攻入巴黎，而且十分相信他是會攻入

巴黎的，我們知道巴黎有一個好看的凱旋門和一座鐵塔；我的哥哥則更知道有一個蠟人館，他常常說「不要把那地方打爛了才好！」因為他在那時以前已立願要去看看了。

我們的知識跟着戰爭一同生長起來，我們知道了更多的國名，知道了更多的戰局狀況，（自然是極粗淺的一點概念），對於德法俄英的感情大體上是沒有什麼變動，但我們從頭到尾，澈頭澈尾的看不起意大利人！（註二）意大利人的背信，雖立志要為協約國說話的級任老師，也掩藏不了他的輕蔑。我們是一致的痛恨意大利人，熱心地聽着他的敗戰消息，而且判斷他要滅亡。

這種兒童感情是非常可怕的，一直到現在，還能主宰着我們，過了二十幾年，我們對於若干國家的好感情不能斬絕對於若干國家的壞感情也不能恢復，還是這種真純的幼弱的感情在隱隱作祟，我們被迫地，要以我們自己國家的利害為立場的，去觀察那一次的戰事，這是我們忝為成人以後的見解了，在兒童時代的當時的我們，却認為這是最痛苦的。

德國打敗了，我們的學校裏在成立和約後的幾天，開了一次慶祝會，做了一次勝利的禮拜，但是我們弟兄們多數拒絕參加。這正如我們熟讀了三國演義以後

的，永遠不和曹操妥協一樣，純潔的簡單的孩子們的心，是從來不知道以成敗論人的。

（註一）當時協約國方面在中國辦的一種畫報。

（註二）關於這一點，我曾另寫過一篇「瞧不起意大利」，收入雜文集。

威廉皇帝

威廉皇帝到了斯帕，興登堡老實告訴他：「陛下是必須放棄統帥權的了，這些軍隊已明顯地表示，不願再聽從陛下的指揮了。」

可是這老人還在頑強地努力，希望仍能把握住他的統帥權，他在斯帕大本營中，還在和興登堡談怎樣修整這潰退的大軍流的話，興登堡是痛辛極了，中間曾一度請求辭職，德皇不准。

一直到七月九日，德皇召集最後一次的幹部會議，柏林的新政府打了長途電話來，給德皇以極短的考慮時間讓他自動宣佈退位，否則民眾要直接以手掀去他的王冠了。德皇在會議中，顯得很不甯靜，他帶了幾個最親信的隨臣，走出會議室，在花園一角的一個青藤架下，密議了半小時之後，他又接見那方從前線退下來的愛子——皇太子斐特力威廉。

他的主意打好了，他派辛慈上將，以德皇的名義正式和柏林政府通電話，辛慈在電話裏用非常激動而非常響亮的喉嚨，說：「皇上已經答應退位了，可是退的是德意志聯邦皇帝的位，皇上要保留普魯士王的王位……」

對方說：「不行了，不管皇帝退不退位，這里已經發出了皇帝退位的宣言了。」同時對方從電話裏讀出了宣言的全文，而且幽默地請辛慈上將，代將一個柏林政府的通告轉給德皇——這通告已經用電報發出，但是如果便利的話，不妨再帶一個信——內容是告訴德皇，從某日某時起，柏林政府認為「他是已經退位了」。

德皇聽辛慈將每一個從電話裏聽來的字句忠實地陳說出來的時候，表現了最難得的一個鎮靜，五分鐘後，他請求留在室中的人全數退出，他要細細思索一下。

會議繼續舉行，德皇把思索的結果，向臣屬公開：「柏林政府的宣言無效，他並未退位，他以後將一直是普魯士王，而且仍為軍隊的大元帥……」

參加會議的諸人，對皇帝這句話，不表示反對，也不表示贊同，他們的談話，另有一個傾向，他們在研究，從前線退下的軍隊有沒有再在國內作某種使用的可能，結果他們認為可能甚少。

德皇默然，他吩咐大家退出。這被吩咐退出的衆人中，有一個面容暗淡的興登堡，這是他最後一次和德皇見面。以後，彼此似乎都沒有再見面的興趣，而且

在德皇的一方面，興趣似乎更低。

在這個夜裏的五點鐘，（正確地說，是十日上午五時，）德皇的汽車越過德國國境，到達荷蘭了。

x

x

x

直至同月二十八日，德皇才在遜位詔上簽字，并聲明解除了德意志臣民對他的效忠義務，事實上，他在十九天以前已經被這些曾對他宣誓效忠的臣民趕出了德國。

出蜀十記

（民國二十九年秋作）

長程第一課

從重慶到皖南，全程約二千八百公里，我準備以十五天的時間到達。這在目前公路交通的「能行度」上，是毫無把握的事。但，畢竟以十六天的時間，完成這旅程全部了。

自重慶動身，乘的是中國旅行社包車，那天早晨，南山大霧，重慶城市的半邊，還透著若干晴象。車子以每小時三十公里的速度，向東南行進，過了鹿角場，漸入空山地帶，公路兩旁的峯谷，好像在等候我們檢閱一樣地整然成列。

三小時到了綦江，（八十四公里）車中有人大發議論，說：「一個現代國民在交通上所費的「時耗」，和他那個國家國力的增長，恰成反比，國力愈強，「時耗」愈少。假定。們現在不是坐汽車而是坐飛機，。們是早已到了桂林了，同時我們到底有汽車可坐，三小時趕了八十幾公里，比之那從重慶到桂林要走四十七天的徒步者，我們又是很幸運的了，建國工作之不可緩，隨時隨地都可以得到說明，我們本來是應該以提高社會共同福利至於最高度可能，為我們人生服務之標

的的。戰後中國如果不能成爲一個全權健進的現代國家，對於抗戰建國意義的體察，便不夠深刻了。

炸後的綦江，自然沒有什麼好的面貌可寫，不過在剩餘的市街上，也還有百來個商人在苦撐着。拿重慶來比，綦江好比是弱體的幼弟，先天的抵抗力便很有限。在今日的國中，想找一個比重慶有更多的轟炸經驗與轟炸傷痕的城市，本來也很不容易。再想一想，蔣代正藏稱重慶爲「雄者」的話，實在可以自豪。

過釣絲岩

昨夜宿東溪，備行一百四十公里。

今天司機宣言要趕路，絕早便起程。出了東溪，漸漸看見松坎河，以後四十公里的迂迴行進中，這條富於「隱逸趣」的河流，始終依傍着我們。四川以多山著名，但實在說不上什麼美，只這松坎河南岸的山，稍稍有一點風致，可惜不久便入於黔境。

在松坎打菜午飯，這裏已是貴州地界，生活的景象漸見艱苦。至此之地，地理上所盤稱的四川盆地已告終，我們開始在爬雲貴高原了。居民生活的色調和山的色

調一樣，顯着單調的貧瘠的光色。過了這里以後，山上是灌木蓬生，不再看見農產物了，那如錦如繡的豆麥田野支配着全部山谷的事實，已是過去三百公里的事了。無農產物的山，居民自然稀少，偶然有一點包穀田，幾間比四川人的牛欄還不如的破草屋，連成一片，就是所謂村鎮了。人民生活情況雖如此，山却在這裏發揮了它無比的大威力；我們的車子喘息行進於萬山堆裏，簡直不知何處是終。同車某君提醒我：「那載着我們現在所苦苦爬進的，並不是單純的煩惱的山壠，而是我們偉大的未知數的財富呀！」

川黔公路上最有名的「釣絲岩」險地，不久也到了。是一條傾斜度極大的陡坡，兩邊都是深谷，過去，幾乎每一個星期都有汽車失事的記錄，據說自通車至今，已跌落了汽車一百二十部了，人命的損失至少是四倍。公路當局正在那裏趕造一條新路，完全是依着山崖鑿成的，工人從十幾丈高的山脊上，用繩和梯縋下來工作，我們隔着山谷看這一羣多數是「服無完袴」，新路完成後，舊路的危險意義全失，釣絲岩將成爲一個歷史上的名詞，不再有人提到他了，可是消滅這為路巨痛的英雄們呢？能夠常常存在於我們的記憶里麼？

當晚憩於桐梓，是我離重慶二百六十七公里的一個大邑，有一個由文廟改造

的公園，相當清麗，廟後一條山徑，充滿了暮蟬絕叫的聲音，頗有重慶曾家岩的梯臺關風味。

貴陽市街散景

第三日上午過遵義，這是貴州最大的縣份，黔人有「一個遵義，半個貴州」的諺話，其實全縣人口僅五十餘萬人，放在那有四個「百萬人口縣」三個「準百萬人口縣」的四川，是算不了什麼。不過要在貴州覓取一個足以使工業的揮發力適當配合商運的揮發力的地帶，遵義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可惜江多過客只知道狂飲茅台而已。

午間過烏江渡，下午抵貴陽。

開始流入這噪雜而激動的市街時，說不出是什麼心情，剛從那堅苦卓絕的「炸後重慶」走出來，眼睛習慣於鐵灰色的環境，突覺眼前的色調一變，自然無一處不是刺激。第一，感覺到電燈太亮，亮得有點反常，真像安特烈夫說的「眼球被烙得發痛」一樣。在這裏，想起了三天以前的重慶的「紙燈市」，不能不生出最大的親切感。

這幾日的貴陽，經常在警報狀態中，（先日城郊曾被濫炸，）可是在下午二時以後，市街捧出了全部嘴臉，便宛然是舊重慶的繼承。

滿含着諷刺意味的「猶太咖啡」的市招，巋然尚在。

貴陽在最近幾個月裏，物價的變動不算大，特別是奢侈品，幾乎還保持着去年的水準，七元可以買到所謂法國脣膏，三元可以買到炭精眉筆，重慶需售二十元一雙的襪子，在這裏只售十一二元，問其理於商人，商人們說「貨來得多」。

貴陽有兩樣東西，應該是「狹街都市」的重慶所羨慕不慣的，一是載客馬車的流行，車箱全都用白藤編成，精緻小巧，過市時頗覺飄飄然。一是利用牛力運輸，所有市上築路的石塊，皆用牛車拖運。看慣了重慶以人力代替獸力的反常現象，自然不無感想。

主要的脈管街，是中華路，分南北二段，本地人簡稱南段為華南路，北段為華北路。華南路一律是騎樓式的建築，格調頗似廣東。華北路則應集攤販特別多，所賣的也多數是比較朴質的地方產品，入夜，千燈萬火，搖曳於浩大的人流中，其景象頗有幾分像北平的西單一帶，我對「華南路」「華北路」的看法如此，或者是我的心理作用罷？

變計走湘西

由貴陽到衡陽，本來有兩條路線，一是經由黔桂公路至柳州，再轉乘湘桂鐵路火車到達，一是循湘西公路直達，前者被視爲主要線，後者被視爲輔助線，其實就一個旅客的行程便利與「時耗」計算，後者反而是合理路線。不過在「油力使用必須萬分適當」的今日，貴陽直接赴衡，要坐八百八十公里的汽車，而經由柳州赴衡，公路僅占六百三十公里，其餘的數百公里，可利用火車輸送，在耗油較少的消極的意義上，這一個大迂迴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的原定計劃是走柳州，但以一個朋友的偶然介紹，在貴陽選得一輛廣東商人的同空車，（循湘西公路回衡）前座（即司機坐位）的車資是每人一百二十元，四天便能到達，因臨時定計改走此線。

第四日昧爽起行，車行快速，一霎眼間過了貴陽有名的圖雲關。這是貴陽附近的高台地，下視羣峯羅列，山頂變作渾圓形，承受着曉日。反射一種淡金色，山頭以下只見青霧迷濛，不辨出路。自重慶起程以來，所見到的自然景色，當以此處爲最瑰麗。

大約是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經過苗人風景區的重安江。（距離貴陽約一百七十公里），司機在這裏休息了幾分鐘，我得以作一平視。此間之所謂苗人，是旅行湘黔的人最感興趣的一個話題，一般人單純視為教化以外的頑族，給以過多的輕蔑，其實苗人的文化智慧不是可以一筆抹煞的。拿他們一部分的手工成品來說，我們自命為民族的優越分子者是不是能夠作得比他們更精好，實是一個問題。有個朋友去年過黔東，買了一隻苗人手製的皮茶盤和鏤銀耳環，使都市的巧匠門也自歎不如。苗人所缺少的只是積極的教育融化，而這個正是處於民族兄體的我們的責任。基督教牧師們，在苗區裏推行教會教育不遺餘力，黔西威甯的石門坎且被建立了六個所謂模範區，美國的教會刊物正在不斷的如此宣傳着，從國民教育的立場說起來，我們實在有與基督爭民的必要。所說中央教育當局準備在苗區內，依次成立幾個國立中心小學，希望從速舉辦。

黃平施秉一帶，苗人最多，他們的服色也不一致。此時已漸近黃昏，沿公路常常可以看到，若干苗人從市集中買了物事，蹣跚登山而去。山上是一片蒼蒼樹海，正不知何處是他們的歸宿，這都是熟苗，在那遙遠的不可知的深山峻嶺裏，還有若干生苗度着與大民族完全隔離的生活。

本行行二百六十公里，宿鐵達，城市有一半是廢墟，二十年前這裏曾經大疫，殺人無算，至今元氣未復。

「雞木界」

第五日，我們行二百八十公里，宿安江，第六日行二百公里，宿寶慶，把湘西一段最困苦的山路爬過了。過去，曾聽湘西來客誇說黔邊盤山的奇險，（山在鎮遠三穗之間）又其實論高度折度，還不如川黔道上的花秋坪。可是過了安江以後，碰到了一個地圖上所不載的名字——雞木界——却吃了大苦。這一段路，不折不扣是從雪峯山的屍骨上爬過，湘境的公路不比川黔桂公路，只看那新紅的土色，就可以判斷它的堅度很有限。路既粗，又窄，還要盤旋不已，每一個轉彎點，又缺少倒車煞車的保險設計，不能預留下若干伸縮地面。我們的車子每轉一個彎，我們總幻覺以為只有一個輪子着地，三個輪子懸空。

鼻端掛着汗的司機，行過雞木界，將近峽口，微微吐了一口氣，緊張的氣圍是鬆解了。漸漸發現一條不知名的江流，像綵帶一樣地橫陳道左，漸漸又發現公路兩旁，原來還不斷地栽種着楊柳與榆，沉靜的江南原野的風趣，開始向我們撲

來了。

到寶慶時，天猶未晚，我們特去城裏看看，這裏的竹器是有名的，但實在沒有什麼精品，也沒有什麼新式樣的創造。此物在本地並無勢力，只下西直橋一帶零星地開着三五家店。青年工匠們在苦苦的埋頭創作，一個重工且已帶上五百度的近眼鏡了。

衡陽風雨

從寶慶到衡陽，只有一百三十餘公里，所以我們在第七天的上午即已到達。司機和我說：「我們原定走四天，現在三天半就到了，但是別人也許走了十四天還沒有到達。」言時面有德色。（據調查，這條路的客運，幾乎全賴商車的附帶，票車只是形式上的存在罷了，不但西南公路局不和湖南公路局辦聯運，湖南公路局自己也不辦聯運，一個人如果是從貴陽乘票車到衡陽的話，途中須分六段買票，困難可知）。

在衡陽下車時，正值大雨，這裏因為警戒空襲的關係，晝間是無市的，但在兩天便不受此約束了，商店照常開市，馬路兩邊游動着各色的漂亮的湖南傘，買

賣的興隆氣象頗不似在戰時。（按此處所寫，是八月十日衡陽被濫炸前事）。

最初以為這裏的生活必較低，我們剛從那川黔的「物價高原」上爬下來，很想在這裏喘一口氣，不料事實完全不然：吃三十元一百斤米與一元三角一斤鹽的衡陽人，不得不將他們的生活重担轉嫁於我們旅行消費者的身上，旅館和飯店向我們徵取的高價有時竟超過貴陽。只一部分洋貨品略見價廉，而這種洋貨品帶着一個陌生的可疑的臉，我們實在不敢盡信其來歷。

敵人揚言爲了阻遏我們的公路運輸，準備狂炸某某數地，而衡陽即其一。經過衡陽郊外時，看見蟬連不斷的茅屋小店，掛着「修補破胎」「專配另件」「修理機件」「汽車裁縫」的各色招牌，可以意會到這種汽車寄生份子大批蟻集於衡陽的事實，便是衡陽在目前公路運輸上所占地位的說明，敵人自然是看不過的：可是，敵人的狂炸有什麼用呢？我是來自公路的人，我深知道一個或一隊汽車在空襲中覓取安全行動的巧妙方法，敵人妄想以其薄弱的空軍方壓迫我公路運輸，事實證明其只是一種反科學的愚蠢。衡陽在我寫此文時，是已遭受狂炸了，其他某某數地亦有遭受濫炸的，除了若干破爛房子的遭炸外，有什麼效果呢？我們的公路運輸還不是如前的健康充實，血脈流通麼？

晚間，起暴風，雨也跟着加大，旅館裏十分悶熱，我獨自打了傘出去走走。八元坊與鐵爐門大街一帶，市面漸見衰歇，燈光也收束了許多了。道中時時遇到瞎眼的樂人，三三兩兩列成了隊伍，一個打傘，其他則操琴打板，嗚咽而過。我想，他們是不容易得到生意的。這雨市的哀絃，幾乎成爲湖南城市的一種特徵，而「湖南的瞎子何以如此多」，一個嚴重的社會保健問題又放在我們面前了。

入粵

衡陽的友人勸我們坐火車到韶關，再從韶關覓車到鷹潭，這於我是熟路，很愉快地接受了這建議。

遲至第八日的傍晚，纔上火車，這是粵漢路餘存的一段，因爲過度疲乏，頭一靠枕便睡熟了。半夜醒來，聽車輪和軌道的磨擦聲，愈擦愈烈，這聲音裏存寓着一種真理，即戰後我們的鐵路大都陷於敵手，可是各路的機車和列車，却多數被搶救了出來。這形形色色的列車，目前在我們僅餘的四條鐵路上駛用，車輪在他們所不習慣的軌道上疾走，磨擦聲自然是不免的了，然而牠們還是能夠圓滑地負着職責。次日清晨起來，細看我們這「列車」的雜湊的車皮，包括我們五個鐵路

的不同番號，浙贛、粵漢、正太、津浦、廣九……這宛如在象徵着我們整個國家的艱苦行進一樣。

第九日的早晨，車到韶關，這裏較有戰區景色，但市客也不正常。

馬路上的武裝行人特別多，差不多是有着一張同樣的在前線晒黑的臉。近年以來，前線之後方增設了許多輔助戰鬥工作的機關，這些機關的工作人員，一律須軍裝，并佩帶臂章，臂章種類之多，也就是對照着這種機關之多。同時，因為要保持相當的祕密，臂章中頗多不着一字，全恃花紋圖案來作分別，令人彷彿回到了國騰社會。

韶關，在我們外江人，也可以作為「廣州生活」部分的代用品，急流江，巨橋，點心店，苦力婦，滿街陳列的賤價酸果，吹洋笙的小販，雖一切只是具體而微，但也能喚起一種回念。

韶關有幾條街市，命名很別緻，如「風韻路」，「風采路」，「風度路」，均是，但似乎沒有「風韻路」。

在公園看見到在陳跪像，雖然上面榜着「奸型泥造，請勿鞭擊」的警告牌，然而橫七豎八，還是帶了不少傷痕。

廣東在我們沿海諸省裏，原是交通最繁複而交通工具最發達的一個省分，戰後因爲失陷的縣地不多，各地的溝通需要非常迫切，韶關公運當局對此甚感困難，據說，現有的交通工頭僅能解決此需要之 $\times$ 分之 $\times$ ，不過就大體觀察，尙算緊張流暢，不幸也就因爲這緣故，而使走私同其便利，所謂「蘆苞走私線」者，是韶關商人趣味寄託的重心。

寧都散步

在韶關考慮了兩天，還是以高價乘坐商車前座，說明帶到了南城。因爲這裏的票車和湖南一樣，還是存在於一種間歇的狀態中，要分四五段買票而且每個地方都得掛號等候。

第十一天清早起身，在南雄吃午飯，這是我們通過粵境的最後一個小縣。對於廣東生活特別有興趣的同伴，貪婪地在這個小市裏來回走了四巡。乏味的甜果買了一大包，「作爲廣東生活的最後紀念品」，車子又行動了，慢慢地慢慢地，爬過了小梅關。

有越過雲貴高原的經驗的人，對於這軍事上著名的大庾嶺，是無法理解其峻

險的價值的。那樣侏儒似的山嶺，如果放在西南多山地帶，只能算是第三等的小山罷，但却精寫下許多關塞戰的名史。如果僅就其外廓看，頗易使我們生出一種被歷史欺騙了的感想。

平原美，漸漸展開在我們面前了，遠遠的淡淡的瓷青色的山影，到處可見，但都是孤立於適當的角度上，很少是連成一線的。在西南看慣了獐獍爭出的怪醜的山象，一接觸到這個境界，便猛然想起，我今後將成爲一個精神的淡食者了。在重慶所受到的充足的精神訓練，（內省的訓練），一種緊張深刻的生活感，會不會淡淡地消失在這個和平恬適的自然環境中呢？

宿在贛縣。僅僅半日時間走了二百餘公里，但並不受累，這便是平原的恩惠了。第十二天，行路更少，宿站是甯都。

甯都車站的廣場，保持了頗大的面積，繞着這廣場四邊，是許多旅社飯店，做成了一個方匣形的街市。我們走了十幾天路，看厭了那一種腸狀街市，一到這裏，天地也開闊了許多。黃昏時候，我們以車站爲迴旋點，在廣場四周散步。雖然是汽車灰迷漫了天空，我們還是忍耐地倚着一棵老柏樹的軀幹，定視着那邊遠的一個秉着小燭的水果攤。

懷玉山脈的兩端

從韶關把我們帶到江西的車子，到了南城便不走丁。第十三天上午，我們在南城道上，相當彷徨。這幾天，敵機正在狂施所謂物資轟炸，許多車輛到了南城便審慎地不肯前進，這裏距離鷹潭不上一百公里，我們實在找不出什麼理由可以證明它比鷹潭會安全得多少，可是許多車輛甯願集中於這平原之寸徑上，增大空襲的目標，却少有人願意更開向鷹潭去。

一直到黃昏時候，才有一輛運鹽的四空車，在公路上「游獵」，算是每人十元被帶到了鷹潭。天完全黑了，這經過無數次濫炸的小鎮，已看不出什麼輪廓。街上只有兩種燈光，勉強支撐着這暗夜：一是少數酒館旅社所用的汽油燈，一便是多數民家點燃着的一種頗為原始的柏油燈了。

浙贛路的來去客車，本來沒有什麼問題。但是特快車早已開過了，當晚十二時還有一班慢車，這班慢車，鐵路上人稱為義務車，因為百分之九十，是不用買票的軍人，因為賣不了什麼錢，路局裏也使儘最大之可能地省略了一切設備。甚至連一盞小油燈也沒有。不朽的怪吝的鐵路當局，只在每一節車上點上半枝洋燭

。當這可憐的侏儒的小燭，在夜風中宣告任務終了的時候，我們却得到了最好的酬報：沒有比這個更動人的實景會使我們深切體會到這夜的宇宙之偉大的。這裏沒有月、雲、山、僧寺或漁村，幫助我們去認識夜貌；這裏所有的，只是關閉在車窗裏的一大團的渾濁的黑暗，充塞着兩百個活人的喘氣與深思。偶然飄來了低低的談話聲，却必然是談着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戰事、物價、交通、國際的一些動蕩，特別強調着美國和蘇聯。

慢車以散步的姿勢，走了十二個小時，於第十四日午後到達玉山。無睡無食，連吃水都成了問題，我們便在此地下車，準備改乘夜間過此的特快車到金華。玉山是贛東的著名大縣，可以說是懷玉山脈的主閭。我們安徽的黃山，是從懷玉山脈起的根，我看見它，便像先見到故鄉的一半。

過金華，過蘭溪，是沒有什麼可寫的。懷玉山的一端是江西的橫峯，另一端是安徽屯溪以南的馬金嶺，我們耗費了兩日半的時間，由此端達於彼端，真可以說是超等的「急行軍」了。

故鄉在望，祖國永生

到屯溪，是第十六日的下午，越過了相當困頓的一般山路以後，開始見到那橙黃色的原野，心裏是充滿了喜悅。哈代說的「故鄉的每一粒土，每一根草，每一掬水，都存在着我們先年的最初回憶」，我是同感的。抗戰三年中，我曾兩度往還經過這裏，却以這一次的心情最爲潑刺。

同行者在蘭溪暫時分了手，後來在太平旅舍的豆油燈下，我寫與這樣的信：「……什麼都還是如我想象的顯着特別的安定與恬適，只是轟炸使許多市街更變情形，而一般鄉人的戰時觀念也多少變了質了。今天過黃山時，遇到擠上車來的和尚，訴說山上的米源已絕；他們每隔兩三天須坐車子到太平去買米，因為在湯口實不容易買到足夠寺裏人活下去的米。和尚對於皖米「北遁」的現象，是相當表示痛恨的。平日標榜着出世涅槃的僧伽，住在那安全與壯美的黃山勝地裏，也已開始受到殘酷的現實的教訓了。但無論如何，民食問題在皖南，是不會嚴重到更可怖的程度的，新興的鷄糧勢力已代替了米麥的担負。……明天我可以先到縣城，我不知道一見到那像斯芬克斯一樣的城墩時會生出什麼感想，但一種濃郁的親切的家國感，使我覺此世界比前更可愛了。……」

桂林旅居雜筆（二十八年春作）

「肅殺」

到達桂林以後，便深切感覺到一種肅殺之氣。氣溫比重慶低得多，天上正落着細雨。

機場上的泥地發軟，到處滯着水，風中的小紅旗，響聲甚高。四圍有數不盡的山，大都是歪形的，不是理想中的「劍立」。心上貫着寒流，這裏什麼都不像重慶。

榕湖

坐一輛卡車進南門，住環湖酒店。門對榕湖，風格甚似西湖的金沙港。

酒店像北宗名畫中的金碧樓台，氣象博大偉麗，門前兩株千年榕樹，作怒龍騰拏入海狀。

雄堞甚低矮，但整然地沿看湖，令我苦想起玄武湖的台城一角。

桂林的山，輪廓要淡看纔美。黃昏在此看，山翠墨色的水鳥飛過，神韻秀絕。

寫桂林轟炸

全桂林城的建築物，至少有十分之四，是燬在敵機的轟炸下。

在桂林，地位相當於重慶之都郵街關廟街的中南路中北路，至少有十分之七是炸光燒光。

這是桂林最大的血管街，現在保留着的最壯麗的建築，在重慶只能算是第四等的建築，轟炸把桂林的市街面形拉同了一百年，可是廢墟中生長着新的生命，市面依然繁榮，到處看見人進行建造小屋。

火後的空地上，有許多露天照相館，簡陋得只要用一張黑布蒙在牆上就算是背景的照相館，唯一的木殼鏡箱便是他們唯一的財產了。

炸前每天可做千元生意的大餐館，沒有足夠的房屋可以恢復他的營業，廚師被迫在空地上張着傘燒菜。

獨秀峯附近，被炸彈擊傷了的樹，又毫不在乎地抽着新芽了。

桂林人是被訓練得比任何地方的人機警，沉着。當聽到警報，入山藏避的時候，是各儘最大可能帶走了一切寶物。許多賣簡易物品的商人，他們是將重要商

品陳列在一個手提箱式的木匣中，半分鐘之內，便可以合起來帶着走了。街頭賣香烟和化裝品的小販，幾乎無人無此裝置。

接生醫院有設在山洞裏的，「巖洞生產」，是此間新流行的名詞，名爲「洞生」小國嬰的，已接二連三的產生下來了。

在我經過的許多地方，遭受轟炸，沒有比桂林更慘的，但是請記着，應付敵人的轟炸最有辦法的，還是桂林！

七星岩

桂林城的四圍，有許多山嶺，距城很近，足夠市民於首次警報發出後安全藏入。其中最巨大的是七星巖，在東門外，過一木筏編成的橋，與一走廊形的橋。約半里地即達。

全洞首尾長二里，可容全部桂林人。

兩三老人以火棒迎客入觀，洞口大書着「敵人在轟炸，我們在上課」。這裏是「巖洞教育」的最大課堂，紛陳着各色的標語，我們可以想像到那一堂課是上得怎樣盡壯。

空氣太低溼，山乳落滿衣，蒼苔厚而軟，如俄氈，境未甚高，可惜我是以遊覽的心情來。

會鹿地

在桂林青年會宿舍十二號。會見鹿地亘。草地，洋房，相當清潔。

馮乃超爲任譚譯。鹿地臉色發亮，比照片年青得多，握手有力，以皇后輪香烟以敬客時，充滿着誠懇的意思。

關於宣傳方面的事，和後方文化界的工作態度，鹿地頗說了不少話，他自謙以外國人談中國事，自有許多不夠與不到之處，最後他說不久要到西南內地去看。

新作品，除了和平村記外，僅有一短篇小說，脫稿後，寄香港報紙發表。

三張牀鋪與四五張桌子，填滿了這一室的空間。書桌上雜放着許多書報與咖啡罐與墨水瓶。在鹿地所佔有的桌角上，正撐起一面鏡子和一把刮鬍刀。

獨秀峯

留在桂林的第四天，一日兩度，徘徊於獨秀峯前。

那是一個鍍面的奇峯，典型的「廣西山」，石罅裏怒生着的藤蔓，點綴着二三亭臺，如懸崖峭壁，錯落有致。

山下自是名園，「牛」爲公園，「錦桃正和李花競賽着開放。」

草地上，教授「爆滅」任的軍官，正向一隊士兵反覆解說着，面前排列着一些不知名的火器。

三個只有十一二歲年紀的學童，在草地另一角練習擲鐵球。伸出來的胳膊，顯着十分剛強，過路的人都投給他們以一個讚許的默視：「好孩子」！

吹簫侍者

旅社有一個侍者，差不多是整天在吹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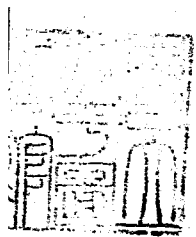
當他爲我泡茶的時候，是一隻手拿簫。從樓東走到樓西，也要將簫抵往口唇嚶嚶地吹幾聲。夜靜更深，更有一個侍者應着他的簫聲唱一段廣西小調。

發現他的頭上常戴着一個制帽，知道他是受過軍訓的。他自己承認已受過兩次訓練，在不久以前，他是陽朔民團的一個成員，哥哥應征入伍（係抽籤制）後

，他爲解決家庭生活起見，加入這家旅舍爲侍者。他說：「在我們那裏，成年的男子沒有一個不受訓的，我們之懂得步槍射擊和簡單的掩蔽作戰方法，正和我們懂得釘耙鋤頭是一樣的」。

據估計，廣西壯丁已完畢初期軍訓的，至少有一百萬人。

這一百萬人在前期抗戰中的表現，和在後期抗戰中的作用，不必我多說。簫聲是顯着精悍，沉着，和一點點纏綿歡喜的意思。



82
112358



8.80